

《风筝》《红蔷薇》热播,引观众回望共产主义战士曾走过的峥嵘岁月

2018电视打开方式:为无名英雄写传,为光辉信仰护航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打开东方卫视或北京卫视,郑耀先站在延安的旷野中感慨:“小草,冬去春来,一岁一枯荣。但我辈去了,还有下辈。”

2017年12月,《风筝》与《红蔷薇》先后开播。两剧的主人公郑耀先和夏雨竹都是中国共产党情报人员,前者资深老辣,信仰是他穿越人伦沼泽的内心动力,后者青涩懵懂,信仰是人生迷雾里那支指引之炬。

两个隐蔽战线上的故事火了,因为观众从剧中望见了那些投身共产主义理想的战士如何成为了无名英雄——无论身在何处何时,总有最光明的向往。

直面的那些痛,何尝不是无名英雄之重

《暗算》的背景音乐从《风筝》里飘来,那是主创抛给观众的记忆回旋镖。与经典一样,《风筝》的核心人物还是自导自演的柳云龙。

《风筝》开篇,潜伏在军统内部的共产党员曾墨怡在完成任时被捕。一番刑讯逼供无果,军统将她送



抵达光明的彼岸前,与一往无前一路同行的,必然有唯有痛有决然。图为电视剧《风筝》剧照。



何为“一个人有价值的一生”?有真实的经历,有信仰的力量,是《红蔷薇》给出的一种答案。图为该剧剧照。

上刑场。在这位至死不渝的共产党人面前,她听到了有人在耳边说“送你上路的是你的同志”。

赴延安行刺探之实,天知道在那多少次午夜梦回的地方,他得按捺所有真情……

必然有唯有痛有决然。以真实人性与观众对话,这也是《红蔷薇》的选择。

拉宽叙事的时间,聆听岁月深处的誓言无声

《暗算》的背景音乐从《风筝》里飘来,那是主创抛给观众的记忆回旋镖。

郑耀先不是没有过崩溃,在他的上线陆汉卿、也是唯一一个知他底牌的人面前,他曾撕心裂肺地剖白:“我是人是鬼?”

一个堕入深渊,人的经历是我们最想展现的信仰之基”。

《红蔷薇》之所以取其名,夏雨竹的代号是“蔷薇”;贯穿全剧的重要信物、她的发卡上有朵红蔷薇;真实世界里,蔷薇原产中国,哪怕在恶劣的环境、瘠薄的土地里,都能兀自生长——谍战题材能在所有国产

剧类型里独立成章并常拍常火,因为名为“信仰”的力量,总能在暗世界里顶破土壤,待春天发芽生长。

《风筝》的取名也有明暗两层,郑耀先是代号“风筝”的共产党员;他与党之间的关联只是风筝那细细的一条线——这部剧能在谍战题材里独树一帜,因为它拉宽了叙事的时间,带人聆听到了岁月深处的无声誓言。

严格意义上说,《风筝》是谍战与反特题材的综合体。于剧中人郑耀先来说,1949年之前,孤身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他,心头对于光明的向往是他最锋利而坚定的精神武器;1949年之后,日月换新天的社会里,他从静默到浮出水面再到重新伪装,剧集想要表达的不仅仅是那份“回家”却无法与“家”相认的坚忍,更回答了这样一个终极拷问——无人约束、无人知晓,人还应不应当、需不需要信仰?

从与他单向联系的上级陆汉卿慷慨就义那一刻起,郑耀先这只“风筝”,线已断了,“挣扎在茫茫险恶的空中,随时会跌落到自己都意想不到的地方”。但断了线的“风筝”已有一条无线的牵引,这牵引依旧在给出方向,指向家乡,指向光明与未来。所以,即使在最慌乱之时,看似高飞、悠游自在的“风筝”,也并未被乌云和风暴所扰。所以,英雄无名亦无悔。

第29集,已更名周志乾的郑耀先对组织提了此生第一个要求:“我希望有一天组织上能找到陆汉卿同志的遗体,把我跟他安葬在一起,好尽同胞之义。”至于其他的,“我从打入敌人内部的第一天起就表过态,此生隐姓埋名,烂入泥沙”。

誓言无声,誓言永恒。为无名英雄写传,这是中国电视剧该有的模样、该有的价值担当。

思南书局·概念店“快闪”60天谢幕,今年4月将开出全新升级版思南书店

好书店,是散发暖意的城市书房



思南小广场梧桐树下“快闪”了60天的思南书局·概念店闭幕,这间30平方米的迷你型书店,在过去两个月里以创意之光点亮了沪上严冬,更为城市文化空间升级注入了书香活力。(主办方供图)

■本报记者 许畅

瑟瑟夜雨中,“快闪”了60天的思南书局·概念店,在一圈圈伞下读者不舍的倒计时声中,于昨天傍晚熄灯谢幕。

告别或许只是下一场重逢的序幕。令人欣喜的是,思南小广场梧桐树下的这颗“人文心脏”,拆除后将以另一种方式继续跃动——同名升级版思南书局将在原址附近开张,占地面积翻番,约三四层楼,预计今年4月23日世界读书日亮相申城。

驻店作家与热心读者互为激发,书店自成“小宇宙”

一位害羞的姑娘特地来思南书局里买了本帕科·罗卡的绘本《皱纹》送给周嘉宁,以感谢作家文字曾带给她的感动与力量;有位老先生特地从无锡赶来,带来两大本宣纸册,里面都是作家张怡微近几年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剪报;一群上海“爷叔”围坐书桌前,与作家唐颖热烈讨论她书中写到的沪上地标的今昔变迁……类似书与人的奇妙相逢故事,过去60天在思南书局·概念店密集上演。

可以说,这正是书店最具吸引力的环节。60位作家在60天内接力驻店,李欧梵、毛尖、王宏图、张新颖、小白、唐颖、蔡骏等作家学者陆续亮相。他们穿上定制的店长围裙,向读者推荐五本曾在生命中留下特殊印记的中外好书,并为书局留下个性化寄语和礼物。这种“作家驻店”模式,为读者提供了比作家见面会、讲座等传统形式更为亲切有效的互动交流氛围,“化学反应”惊人。

后飞,或者悬停,伸出长喙采蜜。蜂鸟在花丛中采蜜,和阅读有些相似。我们在书从间停留,找到心仪的书,吸取需要的养分。“对于书店的价值,他自有一番思考:一座城市不能仅有高楼大厦,也需要一种温柔的、软性的东西。”

“书店的文化磁场效应,远大于30平方米促成的交易额”

经过两个月的实践,思南书局·概念店被视为精致饱满的城市文化实验佳作,它打破了人们对书店的一贯固有印象,兼顾了建筑的创造性与开放性、体现阅读之美的设计陈设,更为重要的是,概念店围绕为读者选好书的核心,摒弃传统书籍陈列分类方式,选书师将3000多本书分成“构造另一个宇宙”“上海摩登”“我的文学奖”“创造自然”等品类,更好地中读者的阅读兴趣与习惯。

优质。有点类似精选买手店,精选观点提供给读者。我们期待,读者不光是带着预期来寻求,而是抱着与未知邂逅的好奇。相比时下盛行的网络购书,实体店更能予人愉悦的求知体验和惊喜,促成图书与读者的一段姻缘。”

“思南书局所带来的,远远大于30平方米书店促成的交易额。”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思南书局·概念店设计者袁烽坦言,当书变成一种装饰时,书的存在就没有意义了。因此设计书店时,更想创造的是一种温馨的气氛。“在这样的空间里,书不会对你构成压力,而是会鼓励你触摸书、阅读书,让你感受到书籍的设计、内容所带来的吸引力。书店更长远的发展,应该是一种综合氛围和生活方式的叠加。而一旦当书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改变思维、调整身心的一部分的时候,又何必在意它是与咖啡厅或是花店结合呢?书店应该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和所有灵动鲜活的生活细节、体验融合在一起。”

指挥界“金童”瓦西里·彼得连科来沪

携伦敦爱乐带来两场可听性极强的音乐会

本报讯 (记者方)被誉为指挥界“金童”的俄罗斯指挥家瓦西里·彼得连科,昨天连续两天携手伦敦爱乐乐团和大提琴家安德烈亚斯·布兰泰利德,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为听众献演两场可听性极强的音乐会。

在古典音乐界,有两个正当红的彼得连科:一个是45岁的基里尔·彼得连科,现任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音乐总监,并将成为下一任柏林爱乐乐团音乐总监;另一个就是41岁的瓦西里·彼得连科,现任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和奥斯陆爱乐乐团首席指挥。

瓦西里·彼得连科曾受杨松斯和特米尔卡诺夫等指挥大师的点拨,并在2007年被《留声机》杂志音乐大奖评为“年度艺术新秀”,更于2017年获得该杂志颁发的“年度艺术家”大奖。

指挥界“金童”瓦西里·彼得连科。(主办方供图)

他自29岁成为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常任指挥至今,振兴了该乐团在英国乃至欧洲古典乐坛的地位。此次瓦西里·彼得连科执棒的伦敦爱乐乐团,上演曲目中,既有英国作曲家爱德华·埃尔加耳熟能详的大提琴名作《e小调大提琴协奏曲》、法国浪漫主义作曲家柏辽兹最后一部作品《贝亚特丽丝与贝内迪克特》、俄罗斯作曲家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根据阿拉伯民间故事《一千零一夜》写成的交响组曲《天方夜谭》,亦有俄罗斯作曲家柴可夫斯基刀光剑影与悲情画面同在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幻想序曲、高贵优美的《洛可可主题变奏曲》等。作品横跨两个世纪与多个国度,体裁和风格丰富多样,将为沪上乐迷带来两场属于音乐的饕餮盛宴。



从“独上高楼”到“众上高楼” 古体诗创作多了年轻面孔

本报讯 (记者许畅)“从最初数十位会员到如今近千名会员,加上近20个民间诗社的诗人和诗词爱好者,创作古体诗词的队伍中,涌现了越来越多的年轻面孔。古体诗在上海的传承发展已从‘独上高楼’演变成‘众上高楼’的热闹景象。”日前,走过30年的上海诗词学会在上海作协大厅举行座谈会,有学者这样感慨。

最近,上海诗词学会还参与了“开天辟地——创世神话主题文艺创作教育普及工程”,并组织抒情诗征稿评优和叙事诗采风创作等。

浦东开发开放25周年、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创世神话主题创作等方面,上海诗词学会会员呈献了一批佳作。上海作协党组书记马文运说,优秀的中国诗词是当代中国人充沛的精神底气和文脉源泉,当代诗词创作也同样不能缺席,创作者应用深入人的思考、潜意识的创作,崭新的成果,在内容、内涵、内质上接通古今,多层次、多角度地诠释当代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架构、道德规范和美学精神,真正实现了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